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施公案 第三七六回 忽悟前言具供死狀 細推詩句莫解冤情

卻說朱光祖在旁說道：「小弟在二年前，聽得江湖上朋友所說：竇耳墩有個兒子叫竇飛虎，其人本領異常出眾，他卻安分守己。他所住的地方，就叫作連環套。今照那道士所言，什麼曲折連環，莫非就應在此地？但是這竇飛虎從來不做這些事的。果是竇飛虎將御馬盜去，不是小弟多嘴，還是褚大哥前去一走，當面與竇耳墩要回。只因竇耳墩那老兒，與褚大哥也有些交情。如今褚大哥前去，只要與竇耳墩說明，竇飛虎究竟是個小輩，不能回絕褚大哥的面子，或者御馬要得回來。若令黃賢姪親去，他雖與天霸並無仇隙，究竟因天霸的父親黃三太，三打竇耳墩，其中不免有些違礙之處。恐怕因此，順事反成逆事了。褚大哥你老的意思，尚以小弟之言為是麼？」褚標正欲待言，忽聽外面喊冤之聲，不絕於耳。施公即命施安出外詢問。施安答應出去。不一刻，進來稟道：「外面喊冤的叫作吳其士，因他女兒為彩花大盜先奸後殺。該盜臨去時，留下一枝白絨紮就雙燕子的花為憑據，其父到此喊冤，求恩公代他女兒申雪！」施公聽罷，將眉一皺，因道：「這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御馬盜去，尚未得有消息，現在又出了一件彩花殺人盜案。這從哪裡下手？先辦哪一件是好？而況這彩花大盜又是誰人？偏又留下一枝雙飛燕花來，皆是令人恍惚。」只見朱光祖上前復又說道：「大人放心，這件案不難破獲。這留花的人，民人雖未曾見過，卻也已是早知其名。見了此花，即知他的名號，此人綽號就喚雙飛燕，專擅彩花本領，比那蔡天化亦不相上下。蔡天化有運氣功夫，這雙飛燕卻慣用一對倒刺鉤，百步之外，百發百中。任你什麼兵刀，總敵他不過的。」

但此人行跡無定，不知他現在何方，也須暗訪明查，打聽蹤跡，然後方好動手。」施公聽說，因即說道：「朱壯士既如此說，本部堂之意，擬請褚老英雄先往連環套一行；朱壯士與天霸亦齊同往。若探得御馬果在那裡，即煩褚老英雄向竇耳墩要回，先結了一宗公案。若再能沿途訪出雙飛燕的蹤跡，就請褚老英雄與朱壯士、天霸就近會議，應如何捉拿之處，悉聽裁奪。」

若打聽不出實在蹤跡，就先將御馬一案結清，然後再捉拿雙飛燕歸案。不知褚老英雄尚肯屈駕，以助天霸一臂之力否？」褚標道：「大人吩咐，怎敢不遵？但有一層，雖據朱老兄弟說得如此容易，若御馬不在連環套；或御馬果在那裡，老民也進去面索，竇耳墩竟不肯交，那時大人可莫怪老民做事不力。總之，老民竭力去做，此時卻不能預定，還求大人寬恕。」施公道：「但得老英雄允准，本部堂已感激不盡。如若御馬實在連環套，竇耳墩又看老英雄的金面，三言兩語，便即取回，固是大幸；即或不然，本部堂只好再想他法，何能怪及老英雄不力？」

老英雄但請放心！惟願此去，御馬取回，雙飛燕又被拿獲，二案齊破，本部堂當再竭誠奉謝便了。」褚標道：「大人說哪裡話來，老民當誠心竭力去做，何敢言謝？特恐老朽無能，有負大人吩咐。只要大人不罪老民，便感激無地了。」說罷，便即告辭。大家亦即同退出去。施公又命施安，即刻吩咐差役伺候升堂，帶吳其士審問。施安答應，也就傳出話去。

施公少停一刻，便自升堂。吳其士趨赴堂上，向公案前跪下，先磕了一個頭，然後哭訴道：「生員吳其士求青天大人代女兒申冤，捉拿強盜。」施公當下問道：「爾係何處人氏？家住哪裡？你女兒為何被強盜所殺？可一一從實說來。」吳其士道：「生員祖居山東濟南府，近因就幕徐州，故將家眷移寓村城居住。不意本月初八日早間，有婢女蘭香到女兒房內有事，瞥見女兒牀前有血跡一堆。婢女即頗為驚訝，便走向面觀看，又將帳幔掀開去呼喚女兒。哪裡曉得掀開帳幔，已見女兒被殺身死，赤身倒臥牀上。婢女一見，驚喊生員之妻子何氏進房觀看。」

生員的妻子聞聲趕去，果見女兒被殺。因思女兒遵聽母教，何以赤身露體，仰面而臥？當時即頗生疑慮起來，因此檢察私處，已為污辱。彼時當由生員妻子用被覆上，喊生員進房。生員才進房門，忽見帳幔上插著一枝白絨紮成的雙飛燕，見了此花，便想到是彩花大賊所留記號。本日即往銅山報案。當蒙縣主到房檢驗，驗得果係強盜不遂，先奸後殺身死。銅山縣亦即俯准，飭差緝獲正凶，所有絨花存案備質。無如縣差雖不敢疲玩，大盜實在難擒。因思大人素著威嚴，又兼台下將士甚多，皆是武藝出眾之人，故此匍匐求恩，申冤雪枉，擒拿大盜，以申國法，而慰亡魂！」說罷，復叩頭不已。施公道：「據爾所言，已赴縣投報，何以該縣並未申詳到來？須候本部堂札飭該縣詳報情形後；本部堂當為爾嚴加緝獲便了。」吳其士見施公已准嚴緝，這才起來從容退下。

施公正欲退堂，忽見承發房書吏送進兩角公文，遞呈上去。

施公一看，卻是兩件申詳公文。一件封面上寫著銅山縣謹封，一件寫著阜寧縣謹封。施公先將銅山縣那封申文拆開，看了一遍，即是申詳吳其士女兒被彩花大盜先奸後殺一案。施公看畢，擺在一旁。又去拆阜寧縣那封申文，從頭至尾看了一遍，又細細揣摩度一會。因暗說道：「據這申文上所詳情節，這阜寧縣卻是一個關心民瘼的好官。就是那女人也似非謀害親夫之輩；何以詩句上又令人恍惚，不可思議？倒叫本部堂殊難測度了。」

也罷，暫且退堂，容再尋思這詩句上的道理。」暗自說罷，將這兩件公文拿在手中，即刻退堂進去。

你道阜寧縣這件公文，卻是何事？原來就是楊大富中毒身死，楊懷仁控告楊吳氏謀害親夫，阜寧縣宿廟求神那宗案卷。

阜寧縣因解悟不出詩句上的隱語，又不敢擅自訊斷，妄作解人，故此疊成文卷，申詳上來，求施公指示。施公退堂以後，即將那兩件公文帶入書房後。更了衣，施安又泡了一碗茶，送到施公面前。施公喝了兩口。且看下回分解。